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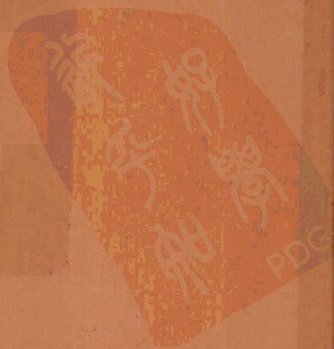


郝懿行集

〔清〕郝懿行 著
安作璋 主編

六

齊魯書社





郝懿行集

〔清〕郝懿行 著
安作璋 主編

⑥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郝懿行集/(清)郝懿行著;安作璋主編. —濟南:齊魯書社,2010.4

ISBN 978-7-5333-2128-4

I. 郝… II. ①郝…②安… III. 郝懿行(1755-1823)—文集 IV. Z42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85488 號

郝懿行集(全七冊)

[清]郝懿行 著 安作璋 主編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39 號

郵 編 250001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東人民印刷廠泰安廠

開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張 193.25

插 頁 35

字 數 387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2128-4

定 價 980.00 圓

齊魯書社
PDG

總目

第一冊

前言.....安作璋 一

易說.....一

書說.....二九三

詩說.....三七九

詩問.....五〇七

詩經拾遺.....九五五

第二冊

鄭氏禮記箋.....一〇二三

第三冊

春秋說略 一六七七

春秋比 一九六九

證俗文 二一三七

第四冊

爾雅義疏 二六五三

第五冊

竹書紀年校證 三八〇一

汲冢周書輯要 三九五五

晉宋書故 四〇〇九

宋瑣語 四〇七一

補宋書刑法志 四二六一

補宋書食貨志 四二九七

寶訓 四三三五

海錯 四四六五

燕子春秋 四五〇九

蜂衙小記 四五三一

第六冊

荀子補註 四五四七

山海經箋疏 四六六三

顏氏家訓斠記 五一四七

第七冊

曬書堂集 五一九九

曬書堂文集 五二〇一

曬書堂外集 五四〇一

曬書堂別集	五四九三
附：曬書堂閨中文存	五五一三
曬書堂筆記	五五二五
曬書堂筆錄	五六一三
曬書堂時文	五八六三
曬書堂詩鈔	五九〇七
曬書堂試帖	六〇三三
曬書堂詩餘	六〇四八
附：和鳴集	六〇六三
附錄	六〇八五

荀子補注

管謹初

點校

目 録

卷上

勸學篇第一	四五五三
脩身篇第二	四五六六
不苟篇第三	四五六一
榮辱篇第四	四五六五
非相篇第五	四五六八
非十二子篇第六	四五七一
仲尼篇第七	四五七六
儒效篇第八	四五七七
王制篇第九	四五八一
富國篇第十	四五八六

王霸篇第十一	四五九〇
君道篇第十二	四九九五
臣道篇第十三	四九九七
致仕篇第十四	四九九九
議兵篇第十五	四六〇〇

卷下

疆國篇第十六	四六〇四
天論篇第十七	四六〇六
正論篇第十八	四六〇八
禮論篇第十九	四六一四
樂論篇第二十	四六二〇
解蔽篇第二十一	四六二二
正名篇第二十二	四六二六
性惡篇第二十三	四六二八

君子篇第二十四	四六三〇
成相篇第二十五	四六三一
賦篇第二十六	四六三四
大略篇第二十七	四六三六
宥坐篇第二十八	四六四四
子道篇第二十九	四六四五
法行篇第三十	四六四六
哀公篇第三十一	四六四六
堯問篇第三十二	四六五二

附錄

與王伯申引之侍郎論孫卿書	四六五五
與李月亭璋煜比部論楊涼書	四六五六
又與郝蘭皋戶部同年書〔清〕張澍	四六五七
越縵堂讀書記・荀子補注〔清〕李慈銘	四六五八
點校後記	四六六〇

荀子補注卷上

勸學篇

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滌，君子不近，庶人不服。

今按：《大略篇》云「蘭茝、稿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與此義近。《晏子春秋·雜上篇》云：「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買匹馬矣。」「麋」，《說苑·雜言》篇作「鹿」。滌，久泔也。芷即茝也，茝、芷，古字同聲通用。此言香草之根爲芷，漸以滌及酒，皆不美，惟漸之鹿醢，乃能益其香而買易匹馬，故曰：「其質非不美，所漸者然也。」

聖心循焉。

今按：「循」，《大戴禮》作「備」。劉氏台拱《補注》曰：「當從宋本作「備」。古音與「德」、「得」爲韻。」

行衢道者不至，

今按：「楊朱哭衢塗」，見《王霸篇》。注云：「衢塗，歧路也。秦俗以兩爲衢，或曰四達謂之衢。」大意與此注同。俱兼二義訓釋。實則楊朱見歧路而悲，即《列子》云「大道以多歧亡羊」之意，「一」不必泥《爾雅》「四達謂之衢」也。

《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楊注：「《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今按：下文方云「《樂》之中和」，「《詩》、《書》之博」，《詩》、《樂》分言，則此「中聲」疑非即樂章。且《詩三百》未必皆合中聲，夫子但謂《關雎》「不淫」「不傷」，可知它詩未必盡然。

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

今按：小曰禽，大曰獸。禽犢謂犢之小小者，人喜撫弄而愛玩之。非必己有，非可獻人，直以爲玩弄之物耳。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無裨於身心，但爲玩好而已，故以禽犢譬況之。注據《致士篇》「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故云「禽犢，饋獻之物」。不知貨財謂賄賂，禽犢謂玩好耳。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

今按：「傲」與「訾」同。《說文》云「訾，不省人言也」，與此義合。囋者嘈囋，謂語聲繁

碎也。陸機《文賦》「務嘈囋而妖冶」，義與此近。楊注「囋即讀字」，非也。

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

今按：「方」，古讀如旁，亦讀如傍。此「方」當讀爲依傍之傍，言親近其人而習聞其說，則稟仰師承，周徧於世務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

安得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二）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

今按：安，語詞，猶然也，焉也。特，直也，猶言但也。學雜識者，識記也，所謂「記醜而博」也。志順《詩》、《書》者，志與幟同，謂幟題也。如今學僮課讀，用紙爲號記也。順者，順其文也。此謂陋儒但能幟志順讀《詩》、《書》，末世窮年，不知理解也。

問梏者，勿告也；告梏者，勿問也；說梏者，勿聽也。

今按：「梏」與「苦」同。苦者，惡也。良者，善也。《西京賦》云：「鬻良雜苦。」

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

今按：「傲」與「敖」同。敖者，謂放散也。「謹順其身」，身猶人也。此謂君子言與不言，皆順其人之可與不可，所謂「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

夫是之謂德操。

今按：德操，謂有德而能操持也。生死由乎是。所謂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者，庶幾近之。故云：「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

校記

〔一〕此誤以《列子》爲《莊子》，逕改。

〔二〕清王念孫《讀書雜誌》卷八《荀子雜志之一》，清同治庚午金陵書局版，引王引之曰：「志即古『識』字也。今本並出『識』、『志』二字者，校者旁記『識』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耳。『學雜誌』、『順《詩》、《書》』皆三字爲句，多一『識』字，則重復而累於詞矣。」

脩身篇

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

今按：《輪人》注鄭司農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戢。博立梟桀亦爲菑。」《詩·皇矣》毛傳云：「木立死曰菑。」然則菑者，植立之意。楊注《非相》篇是矣。此讀「菑然」